

美國武裝日本演義



715.5
795
13408

基藏

★ 種 一 第 義 演 事 時 ★

義 演 本 日 裝 武 國 美

敏 者 著 編
夫 非 葉 計 設 面 封
報 日 聞 新 自 採 圖 插

永 限 公 司 行 發 版 出

號七弄十路南西山海上

局 書 新 北 封 開 售 經 總 南 河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售 代 有 均 店 書 私 公 國 全

元 百 五 千 二 價 定 冊 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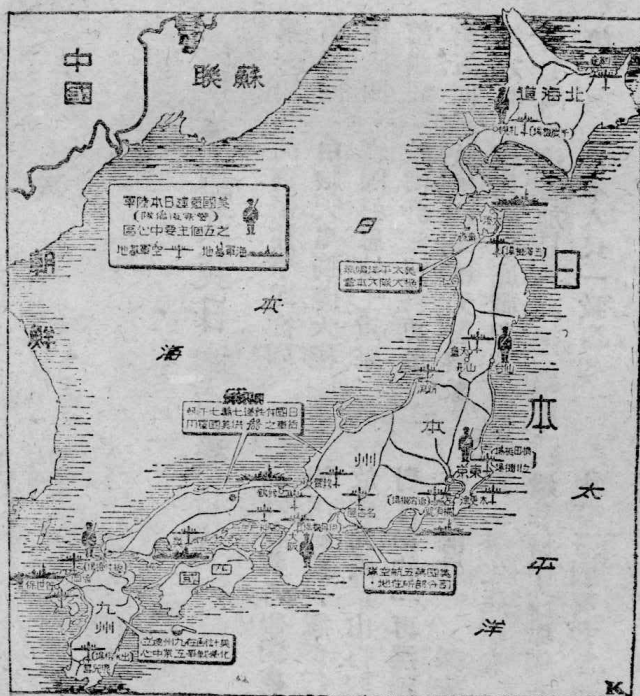
1951.3.15初版

0001—3000冊

美國武裝日本演義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話舊恨往事記從頭 | 邊野心美帝思獨霸 |
| 第二回 | 白臉天皇獨攬大權 | 流氓總統一意孤行 |
| 第三回 | 釋岡村思捲土重來 | 放重光圖東山再起 |
| 第四回 | 賠償計劃三番更改 | 對日和約一再遷延 |
| 第五回 | 扶植陸軍擴充警察隊 | 恢復海空設立保安廳 |
| 第六回 | 復員局包庇戰犯 | 重工業生產軍火 |
| 第七回 | 迫害加日共非法「整肅」 | 靖和摒中蘇戰販奔波 |
| 第八回 | 日本人民一致奮起 | 中華全國反對怒吼 |

美國武裝日本圖 金端芬繪



第一回 話舊恨往事記從頭 逞野心美帝思獨霸

念年舊恨記從頭，日寇罪行說不休，幸賴中共毛主席，領軍愛民復神州。
野心美帝妄稱霸，復燃死灰助寇仇，苦難歲月豈容再，攘臂羣將反對吼。

這八句詩，單道我國的東鄰日本，蓄意侵略我國，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出兵強佔我國東北後，逐漸蠶食關內，反動的蔣介石賣國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讓，日寇得寸進尺，國勢岌岌可危。及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日寇更進一步大舉侵略我國。幸得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英明領導，團結全國軍民，進行武裝抗日戰爭，使日寇泥足深陷於我國大陸之中，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助我解放東北，日寇遂迅速崩潰，宣佈投降。在這八年抗戰期間，日寇在我國淪陷區內，到處施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姦淫婦女，施放毒氣，細菌，種種罪行，不勝枚舉，血跡斑斑，令人髮指。那一向對我國假仁假義的美帝國主義，當蘆溝橋事變的砲聲一響，便提出所謂「中立法案」，表面上「禁止軍火運往中國和日本」，似乎非常平允，實則暗地裏却在「中立」的煙幕下，不顧國際道義，大量供給日本一切軍需物資，包括煤油、石油、馬達燃料、鋼鐵、廢鐵、銅、汽車及零件、飛機及零件、五金、機器等，其中供給最多的是鋼鐵、廢鐵、鐵沙及煤油，鋼鐵由一九三六年的五萬四千噸，增至一九三七年的八十八萬噸，即增加了十六倍，一九三



白永作

美當當年助日寇屠殺中國人民

八年爲四十八萬噸，即增加了九倍。輸日廢鐵總量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平均數，不過一百萬噸，到了一九三七年就增至一百八十七萬二千六百四十六噸。輸日鐵沙由美國人在菲律賓賓創辦的鐵礦公司供給，一九三九年爲數達七百七十萬噸。輸往日本的汽油一九三七年爲三萬萬三千七百萬加侖。此外，華爾街的大亨們在一九三九年還協助日本建立過一個最新式最大規模的鋼鐵廠；並在東北積極助日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協助日本大軍火商鮎川義介完成現代化軍事工業體系；美國梅隆公司及福特公司給中島財團的飛機廠以新式設備。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爲止的四年中，美國運往日本的主要作戰物資共爲十億一千五百五十五萬美元。又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美國因購買日本貨物，共供給日本六億五千萬美元的外匯，又購買日本在侵略戰爭中

掠奪到的金銀，供給日本六億一千多萬美元的外匯，兩項共計供給日本十三億六千萬美元的外匯，以便日本大量向國外購買作戰物資，一九三八年十月，美國國務卿赫爾致日本政府一個照會，竟公開聲明「美國政府尊重日本的利益，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關係，不加任何限制」。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一方面利用對日貿易發了一筆橫財，養肥了自己，另一方面儘量供給日寇以殺人武器，借日本強盜的手，進行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屠殺。結果擴大了日寇的野心，終於在太平洋戰爭中自食珍珠港事件的惡果，受到相當浩大的損失。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雖被迫捲入戰渦，但牠對日作戰始終是消極的，牠一心只想利用別人來代他火中取栗。在中國，牠供給對抗日怠工的蔣匪介石以大批軍事物資。一九四二年的「財政貸款」，一次就是五億美元，此後又成立「中美互助協定」，陸續貸給蔣匪八億七千萬美元的租借物資，並訓練和裝備蔣匪軍二十個師，使蔣匪蓄積了大量的內戰資本，向中國人民軍隊進攻，使中國人民軍隊陷在蔣日兩面夾攻之中，而牠却和蔣匪坐在峨嵋山上觀戰，坐視牽制住百分之六十九的日軍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偽軍的真正抗日軍隊八路軍和新四軍單獨對日抗戰，不加以任何援助。到得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國家已經戰敗了，英國和法國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戰爭中受到巨大的創傷，也大大的削弱，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要算牠美國最爲強大，於是牠不禁野心勃勃，妄想做起獨霸世界的「霸主」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北大

西洋公約」，着着實施，同時積極擴軍備戰，軍事基地遍佈全世界，目的顯然是想包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奴役整個世界。這樣一來，剛脫離二次大戰的戰禍還沒有治好戰爭創傷的世界人民，又復受到戰火的威脅了。

第二回 白臉天皇獨攬大權 流氓總統一意孤行

話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美國帝國主義根據「義務在後，權利在前」的一貫原則，搶先攫取勝利成果，馬上派兵登陸日本本土，並在日本設立「聯合國駐日盟軍總部」，直接管轄日本，該總部以麥克阿瑟爲最高統帥，下設四府九廳，組成軍政府，有指揮命令日本政府之權，所以這個最高統帥不啻是日本「天皇」上面的「天皇」。看官，你道那「白臉天皇」麥克阿瑟是這樣一尊腳色？說起他的歷史來，真可謂血手成家，殺人立業。他父親阿爾道爾·麥克阿瑟作過菲律賓羣島的總督，曾因以酷刑拷打反對美國統治的愛國份子而引起菲律賓人民的普遍仇恨。他曾在菲律賓絞死過七十九名愛國的游擊隊員，焚毀夷平了許多鄉村和城市。他的兒子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就是現在這位駐日最高統帥）從小生長在這菲律賓世襲的殖民主義者的血腥的家庭裏，很早就稟賦了他父親野蠻的獸性，當他還是一個中尉的時候，他已是一個出色的劊子手，他自誇他曾親自對僅有一把小刀的游擊隊員一連放了六槍。這種殺人行爲的勇敢，得了他上司的賞識，於是他一步步的高陞了。他做了「最年輕的團

長」，又做了「最年輕的師團司令」，最後意外的紅運找到了他，一九二二年，摩根銀行的要人，費城百萬富翁，美國法西斯組織「共和國前哨」的最大的資助人斯托茨別里把自己的繼女嫁給了他。斯托茨別里爲了自己的女婿升官發財，不惜和另一位銀行家，當時的美國陸軍部長維克斯大吵其架，硬要維克斯提拔麥克阿瑟爲少將，到了一九三〇年，終於在摩根的調解之下，麥克阿瑟升做了陸軍參謀長，從此他更死心塌地的做起華爾街的忠實走狗來了。一九三二年夏天，正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浪潮蔓延未已的時候，美國的失業工人達一千四百萬人，佔所有資本主義失業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有幾千個失業的



本日白臉天皇麥克阿瑟

飢餓工人扶老攜幼的到華盛頓來，要求領取政府原已答應給他們的津貼，他們在華盛頓為阿那考斯季亞區用粘土與木板建造了些土房和矮屋，把自己飢餓的家庭安頓在那裏，已頻絕境的失業者曾要求工作和麵包，但得到的回答却是鉛彈。用步兵、騎兵及坦克來對付這些毫無防衛力的一羣，並野蠻的掃射遊行的失業者的，正就是麥克阿瑟。結果，五十五個人負傷，許多人被打死。這一天因而獲得美國「血的星期四」的名稱。就在當天晚上，麥克阿瑟又對阿那考斯季亞難民區進行夜襲。強烈的探照燈光在那塊泥地上空閃耀着，戴着鋼盔的兵士們投擲着催淚彈向前推進，並放火燒掉那些破爛的蓬帳，把婦女與小孩從蓬帳中逐出，並放毒氣彈來毒死他們。在夜半的時候，華盛頓上空照耀着鮮紅如血的火雲。在對飢餓的失業羣衆「勝利進軍」之後，麥克阿瑟還向新聞記者無情地朗吟道：『這是很好的工作……』「羣衆集會產生了醜惡的印象，因為這帶有革命的徵兆。」在這幾句話裏就可以看出麥克阿瑟，這個激烈的反革命者、仇視人民的傢伙、屠殺工人的冷血劊子手是怎樣的一副面貌。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登台，對內實行新政，第二年，美國死硬派就發動了反新政的陰謀，執行這次陰謀的選手又是麥克阿瑟，他由華爾街極端反動的大亨們撐腰，打算幹一次法西斯式的「進軍華盛頓」。推翻羅斯福的政權，而由他來當美國的元首，可是這個陰謀因他的競爭者白托勒的傾軋而走漏了風聲，計劃完全失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麥克阿瑟當了菲律賓的「五星上將」，繼承他父親的遺志，仍舊實行他的一貫的壓迫和

屠殺政策。一九四一年春天，日本兵剛在菲律賓一登陸，這位自命爲漢尼拔、拿破崙以後第三個「世界大戰略家」的「五星上將」，就把部下丟在八打雁半島，自己一溜煙的逃到澳大利亞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又重新出現於菲律賓，並開始「剿滅」那些爲反對日寇要求自己祖國自由獨立而英勇鬥爭的菲律賓游擊隊。根據他和菲律賓傀儡政權所訂的美菲條約，美國在菲律賓佔有着爲期九十九年的軍事基地共二十三個，又派駐了所謂「小規模的軍事代表團」三萬人來控制整個菲律賓。麥克阿瑟痛心於自己在菲律賓的企業於日本人統治期間所受到的損失，便以半敲詐的方式，向日本要求了四百六十九萬五千七百零八美元的「軍事損失補償費」，其中幾乎有一半的數目進了他自己的腰包，因此很發了一筆洋財。自從華爾街老闆派他做了日本的白臉天皇以後，他大權在握，便遇事獨斷獨行起來。戰後蘇、美、英等盟國，原設有遠東委員會，該會權力爲制定有關日本履行投降條件的一般政策、原則及標準，並得查考盟軍最高統帥所發佈的指令及其處理日本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後來在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上決議將該會取消，另設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任務爲對駐日盟軍最高統帥提出有關遠東委員會所核准的政策及日本履行投降條件的種種意見，職權較遠東委員會爲提高，以便指導和監督駐日盟軍最高統帥的行動。但在麥克阿瑟大權獨攬之下，該會幾乎等於虛設。麥克阿瑟只知道執行他的主子華爾街老闆的命令，那裏把盟國管制委員會放在眼裏，而華爾街老闆對麥克阿瑟的命令，則是通過罪大惡極的戰販頭腦——美國



美國流氓總統杜魯門

流氓總統杜魯門發出的。看官看到這裏，也許要說我把杜魯門稱爲流氓總統，似乎過火了一些。不，不，其實一些都不過火，因爲這位總統的確確會參加過美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反黑人、反民主的武裝流氓特務組織——三K黨，並且是這個恐怖祕密黨的老黨員，就憑他這點資格，稱他一聲流氓總統，他也正可當之無愧。雖然他做了總統後已絕口否認這件事，甚至還賭神罰咒的辯明過，可是事實總是事實，有一個民主黨員李愛倫曾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同樣賭神罰咒的說杜魯門曾於一九二二年申請加入米蘇里州的三K黨，並且還有一個他母親的鄰居叫華運特的證明自己曾親眼看見杜魯門在一九二二年末在米蘇里州派斯秋城的三K黨黨員大會的主席台上，作過洋洋洒洒的演說。杜魯門當時所以要參加三K黨，是爲在他故鄉堪薩斯城所開設的衣帽雜貨店因虧本倒閉了，他一時想不出餬口之法，就去參加這個流氓組織、幹哄嚇詐騙的勾當。後來他又用卑鄙籠絡的手段，在堪薩斯城內結識了一個民主黨的頭目湯姆·潘德加斯特，這是一個在美國相當兜得轉的政治流氓，杜魯門那時正當馬路監察員，就是每逢雨後用機器去清除道路上的泥土這種差使，他和湯姆結識後，湯姆先保薦他爲傑克遜地方的推事，再經過一九二四年的一次「選舉」，便把他送進了參議院。可

惜好景不長，湯姆這老流氓不久就因一件鉅竊案被人告發而鐐鐺入獄，連累了杜魯門也跟着下台，不過杜魯門畢竟有些小聰明，善於鑽門路，於是他立刻掉轉尾巴，找上了另一個民主黨頭目羅勃·漢尼根作主子，靠着羅勃的提拔，他又重新進入參議院，也是他紅運高照，羅斯福總統居然賞識他的「老實」，選他為全國國防計劃委員會的特別委員，後來更於一九四四年一躍而為副總統，而且他的紅運還不止此，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突然中風逝世，更挑他爬上了總統的寶座。自從他就任總統以來，在國內則排斥共產黨和進步黨，建立警察國家制度，鼓勵法西斯主義到處橫行。他剝奪了美國人民的自由權利，同時又不遺餘力的鎮壓國內勞工運動，通過美國有史以來最反動殘暴的反勞工法案（塔虎脫——哈特萊法案），他和華爾街老闆們一鼻孔出氣，縱容反動派和軍人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驅使美國人民走向戰爭與毀滅之路，造成美國經濟的加速度走向崩潰。在國外，他實行「杜魯門主義」的擴張政策，援助希臘、土耳其反動政府，挑起希臘內戰，以十億美元援助蔣匪幫屠殺中國人民，又以「馬歇爾計劃」為餌，利誘西歐各國反動政府和美國結成侵略集團，訂立以反蘇反共為目標的北大西洋公約，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則實行所謂「開發落後地區」的「第四點計劃」。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七日，他在華爾街老闆主使下，大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同時下令第七艦隊進駐我國台灣沿海，阻我解放台灣，又盜用聯合國名義，在朝鮮土地上施行慘無人道的野蠻屠殺轟炸。所有這一切，證明他是一個十足的流氓，證明他

是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向全世界施展他三K黨殺人放火的看家本領。侵略戰爭失敗後，他老羞成怒，更是一意孤行，一面在國內宣佈「緊急狀態」，揚言要再徵召新兵三百萬；一面在聯合國唆使各僕從國家通過誣衊我國爲侵略國的荒謬提案。但他這些舉動失敗了，誣衊我國的荒謬提案雖經他開動表決機器獲得通過，但亞洲各國都不贊成，同時美國人民覺悟日高，無人肯充當侵略戰爭的炮灰。他計無所出，只好橫一橫心，走到重新武裝日本這最後一條路上去，希望能從日本擠出一些炮灰來做他的賭注了。

第三回

釋岡村思捲土重來

放重光圖東山再起

却說美帝國主義的企圖重新武裝日本，並不是今日開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牠打算獨霸世界，進行牠的擴張政策以來，就着着實施。本來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公佈的波茨坦宣言，是對日作戰的同盟國家所應遵循的最高原則。這個宣言關於處理日本戰犯問題曾明白地規定：『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爭罪犯，包括虐待俘虜者在內，將處以嚴厲的法律制裁。』但是，美國帝國主義政策在日本的執行人麥克阿瑟却完全蔑視這個規定，一貫採取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政策，縱容與包庇着日本的戰犯集團，並且自一九四六年六月起，明目張膽地開始擅自釋放被捕或已被判決的大批戰犯。麥克阿瑟更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公然宣佈所謂『宣誓釋放制度』，對已經盟國軍事法庭判處罪刑的日本戰犯，將全部加以釋放。麥

克阿瑟的這個滔天罪行，是中國人民以及愛好正義與和平的全世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間，麥克阿瑟就釋放了一批積極支持日本侵略戰爭的主要財閥戰犯，其中包括三井系的池田成彬（曾任策動「七七」侵華戰爭的第一屆近衛內閣的大藏大臣）、藤原銀次郎（曾任東條內閣顧問和小磯內閣軍需大臣）、三菱系的鄉古潔（曾任東條內閣顧問）、住友系的吉田俊之助（曾任小磯內閣顧問），以及曾任汪逆精衛偽政府的最高經濟顧問的小倉正恆。同年七月三十一日，麥克阿瑟又釋放了法西斯戰爭的鼓吹者、日本同盟社社長古野伊之助，和「大政翼贊會」顧問、日本封建貴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有馬賴寧伯爵。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麥克阿瑟又釋放了二十三名重要戰犯，其中有：積極支持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軍需財閥、前滿洲重工業會社總裁鮎川義介，曾任「翼贊政治會」顧問兼「大東亞建設審議會」委員的飛機大王中島知久平，前台灣總督「翼贊政治會」總裁小林躋造，以及「二二六」日本法西斯「青年將校」暴動事件的主持人、瘋狂的反蘇侵略分子眞崎甚三郎，預備役陸軍大將與法西斯軍部喉舌德富蘇峯等。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麥克阿瑟曾擅自釋放中國派遣軍參謀長、航空總軍司令官阿邊正三，「翼贊政治會」常任總務、「大日本政治會」總務太田正孝及著名法西斯分子四王天延孝，橫山雄偉等六名甲級戰犯嫌疑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麥克阿瑟釋放了前新幾內亞日軍司令官馬場等十四名戰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日本戰犯的工作，曾受到美國當局的竭力拖延阻礙，從一九四六

年五月起，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正式宣判。在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美國當局不得不將二十五名甲級戰犯中東條等七人判處了應得的懲罰——死刑，但對其他十八名罪惡昭彰的主要戰犯，如一二八侵華戰爭策動者荒木貞夫、執行三光政策的前中國派遣軍司令畑俊六、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橋本欣五郎、主持淞滬協定的前東條與小磯內閣外相重光葵，則僅分別判處無期徒刑、二十年或七年徒刑。國際法庭宣判後，即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麥克阿瑟又將囚禁在集鳴監獄內未被同時起訴的甲級戰犯十九名全部釋放，其中包括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的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前日本海軍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長兒玉譽志夫，前外相及情報局總裁天羽英二，前東條內閣商工大臣與日本在滿洲的重要統治者之一岸信介，前外相及駐汪逆精衛偽政府大使谷正之，前東條內閣大東亞大臣、駐汪政府最高經濟顧問青木一男，以及前東條內閣內相、『大政翼贊會』副總裁安藤紀三郎等人。不僅如此，麥克阿瑟還勾結美國勢力影響下的各國政府，釋放日本戰犯。一九四九年一月，麥克阿瑟叫蔣匪政府，把日本侵華主要戰犯，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宣判無罪，其他二百六十名戰犯也遣返日本。這岡村寧次是侵華戰爭罪魁，一九四三年的常德戰役及一九四四年的豫湘桂戰役中曾屠殺我無辜良民數十萬，罪不容誅，蔣匪幫只知道獻媚美國主子，竟將他宣判無罪，遣返日本，當時中共曾嚴厲斥責美蔣擅釋岡村的罪行。麥克阿瑟所以要叫蔣匪釋放岡村，無疑地是想利用他捲土重來，實現美帝的侵華陰謀。一九五〇年二

月，經荷蘭軍事法庭判決的日本戰犯，自印尼遣返東京後，即被麥克阿瑟釋放了一百名左右。同月，美國當局又唆使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決定釋放原擬提交澳軍事法庭審判的日本戰犯將級軍官三人及其他軍官四十七人。在這以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麥克阿瑟宣佈了所謂『行為良好，減輕罪行』的『釋放制度』，在不及兩月的時間內，已先後釋放了四批戰犯，其中第一次就釋放了戰犯四十六名之多。上述被釋的侵略印尼的戰犯，也是麥克阿瑟根據他自己所制訂的這個『制度』釋放的。麥克阿瑟還庇護着以日皇裕仁為首的日本細菌戰犯。當蘇聯軍事法庭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暴露了日本戰犯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滔天罪行，判處山田乙三、高橋高篤、梶塚龍二等十二名細菌戰犯應得的懲處時，美帝國主義分子，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等人，都公然為他們辯護。蘇聯政府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三日關於委任特別國際軍事法庭審訊在日本的主要細菌戰犯裕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和笠原幸雄五人的建議，已為美國國務院拒絕，麥克阿瑟公然卵翼着

當年屠殺中國人——今日行為良好

